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Inner Mongolia Dialect in Mongol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culture

Mei Tie

Jining Normal University, Ulanqab, Inner Mongolia, 012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ultural ecology and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the Inner Mongolia dialect within Mongolia through a geopolitical-cultural lens. As a quintessential cross-border linguistic phenomenon, this dialect preserves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prolonged interactions between Mongolian and Han ethnic groups. It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are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geopolitical-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d northern China, encompassing ethnic migr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By tracing its contact history with Mongolian, other local dialects, and Chinese, while analyzing its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usage variations across pastoral and urban areas, the research delineates its unique ecological niche within a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The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the Inner Mongolia dialect in Mongolia,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preserving cross-border dialect cultures and facilitating intercultural collaboration, thereby enriching the academic landscape of cross-border linguistic studies.

Keywords

Geoculture; Mongolia; Inner Mongolia dialect; Cultural ecology; Development trend

地缘文化视域下蒙古国境内内蒙古方言文化生态与发展趋势研究

铁梅

集宁师范学院, 中国·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摘要

本文立足地缘文化视域, 聚焦蒙古国境内内蒙古方言的文化生态与发展趋势展开系统研究。作为跨境语言文化现象的典型代表, 蒙古国境内的内蒙古方言承载着蒙汉民族长期交往的历史记忆, 其形成与发展深度关联着蒙古高原与中国北方地区的地缘历史脉络、民族迁徙融合及文化互动进程。通过梳理该方言与蒙古国方言、当地其他方言及汉语的接触历程, 分析其在牧区、城镇等不同区域的分布特征与使用场景差异, 可清晰呈现其在多元语言环境中的独特生态位。旨在揭示蒙古国境内内蒙古方言的生存现状与演变规律, 为跨境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跨文化交流合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丰富跨境语言文化研究的学术图景。

关键词

地缘文化; 蒙古国; 内蒙古方言; 文化生态; 发展趋势

1 引言

蒙古国与中国内蒙古地区共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两地在语言、文化、经济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蒙古国境内的内蒙古方言, 作为这一文化联系的重要载体, 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 也反映了蒙古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与变迁。本文旨在从地缘文化视角出发, 深入分析蒙古国境内内蒙古方言的文化生态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为保护和

传承这一珍贵的语言文化遗产提供理论支持。

2 内蒙古方言在蒙古国的历史形成与文化背景

2.1 内蒙古方言的概念界定

明确“内蒙古方言”在蒙古语研究中的学术定义: 属于蒙古语中部方言, 主要包括察哈尔、科尔沁、鄂尔多斯、土默特等土语。语音保留较多中古蒙古语特征, 词汇中保留大量历史文化词, 语法结构稳定。蒙古国南部地区居民使用的与内蒙古中部方言高度一致的语言变体。

2.2 跨越国界的语言迁移

早期流动与商贸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

【作者简介】铁梅(1982—), 蒙古族, 女, 中国内蒙古兴安盟人, 博士, 副教授, 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旅蒙商队、季节性移民、宗教朝圣者构成了最早的语言携带者。在蒙古国主要城市（如乌兰巴托、达尔汗）和边境地区，初步形成了内蒙古商人和工匠的聚居点，方言在此萌芽。

政治动荡与移民潮（20世纪上半叶）：辛亥革命后外蒙古独立、中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为躲避战乱、政治迫害或寻求生计，大量内蒙古居民（包括牧民、知识分子、僧侣、士兵）北迁至蒙古人民共和国。社区巩固：这一时期的移民规模更大、定居意愿更强，在蒙古国建立了更具规模的内蒙古人社區，成为方言存续的核心人口基础。

社会主义时期与有组织迁徙（20世纪中叶）：中蒙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时期，关系友好。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技术援助（如中国工人参与蒙古基础设施建设）、留学生派遣，以及因自然灾害（如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引发的自发迁徙。此阶段移民与蒙古国主体社会的互动加深，语言开始进入深度接触与相互影响阶段。

当代的新动态（1990年民主化以后至今）：中蒙经贸关系飞速发展，贸易、留学、务工成为新移民主因。移民流动性更强，与故乡联系更紧密（得益于通讯和交通发展），方言的使用场景和功能开始发生变化。

2.3 内蒙古方言的文化背景

方言中保留大量与游牧生产、自然环境、传统生活方式相关的词汇。谚语、民歌、口述传统以该方言为主要表达形式，内蒙古方言是中蒙两国蒙古族之间最直接的语言桥梁。文化符号在方言中具有共同传承基础。多元文化互动的体现，与蒙古国主流喀尔喀文化长期接触，形成独特的“南部文化带”，语言中吸收部分俄语、喀尔喀方言词汇，体现文化融合。

早期移民往往形成血缘、地缘相连的聚居区，为方言提供了安全环境。同乡会、文化协会等非正式组织在联络乡谊、举办活动时，方言是首要的认同符号和交际工具。

过去收听内蒙古的广播，现在观看内蒙古的电视节目、使用中文/蒙文社交媒体，构成了方言的“文化输入”和强化。文学与艺术，社区内口传文学、民歌（如长调、叙事民歌）的传唱，是方言的高级艺术形式，承载着集体的历史记忆和情感。

方言是连接“远方故乡”最直接、最情感化的声音纽带，是身份归属的标志。在中蒙经贸往来中，精通两地语言文化的移民具有独特的桥梁优势，这赋予了方言新的经济价值，激励其学习和使用。

3 蒙古国境内内蒙古方言的文化生态现状

蒙古国以喀尔喀方言为绝对主流的官方语言，其使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约80%以上）。在这一强势语言环境下，内蒙古方言作为一种跨境语言变体，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生态特征。尽管内蒙古方言与喀尔喀方言在基础词汇上互通率较高（超80%），但前者受汉语影响更深，保留了大量汉语借词及蒙汉混合的语法结构，与蒙古国主流

的喀尔喀方言、布里亚特方言及卫拉特方言形成显著区隔。

3.1 地理分布与社会归属

蒙古国境内的内蒙古方言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边境集聚”与“散点分布”并存的空间格局。

边境集聚，主要集中在与中国内蒙古接壤的东部地区，如苏赫巴托省和东方省。这些地区的使用者多为东西乌珠穆沁人，因地缘邻近性，历史上与内蒙古的交流从未中断，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方言飞地。

散点移民，除边境地区外，察哈尔人、浩齐特人、土默特人、巴林人、喀喇沁人及科尔沁人等群体散居于蒙古国各地。他们多为20世纪以来迁入的移民及其后裔，在以喀尔喀方言为主导的社会中，构成了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渊源和文化认同的跨境语言社群。

3.2 语言活力与使用现状

在蒙古国单一语种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内蒙古方言处于高度边缘化的地位，其语言活力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非官方语言变体，内蒙古方言的使用人群规模小且分布分散。其使用场景主要局限于家庭内部沟通、家族口述史传承以及特定的民俗仪式中，在公共服务、职场及主流媒体等正式领域几乎处于失语状态。

语言传承呈现出明显的代际衰减特征。中老年群体尚能熟练掌握并保留方言的纯正性，而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受蒙古国主流教育体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方言的掌握程度显著弱化。对于年轻后裔而言，蒙古语往往从“母语”降格为一种“文化符号”或身份认同的象征，而非日常交流的首要工具。

3.3 文字与文化认同

文字系统的割裂，蒙古国社会普遍使用西里尔蒙古文，而内蒙古方言使用者传统上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尽管蒙古国近年来推行恢复传统蒙文以强化民族文化认同，但西里尔文字已深度嵌入社会肌理，切换成本高昂。这种文字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内蒙古方言与当地主流文化的深度融合与交流。

文化联系的纽带，尽管存在方言与文字的双重差异，传统蒙文依然是连接跨境蒙古族群体的重要纽带。在那达慕大会、节日庆典等文化活动中，通过传统蒙文的书写与诵读，内蒙古方言群体得以维系其独特的文化记忆，增强代际间的文化归属感。

3.4 语言特征与社会功能

内蒙古方言与蒙古国主流的喀尔喀方言同根同源，二者在基础词汇与语法结构上高度一致，互通率超过80%，这为跨境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语音层面，二者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虽造成一定的听感区隔，但并未形成实质性的沟通障碍。

家庭与私人核心圈层：家庭是内蒙古方言在蒙古国存续的最后堡垒，但其功能正随着代际更替发生结构性变迁。

代际差异显著：第一代移民（祖辈）：方言是家庭内部的主导语言，承载着全部的情感交流与生活记忆，是身份

认同的核心载体。

第二代移民（父辈）：多为熟练的双语者，呈现“语码转换”特征，即对父母使用方言，对配偶或子女则倾向于使用喀尔喀蒙语或混合语。

第三代及以后（孙辈）：语言能力呈现“听懂多于会说”的衰退趋势。方言使用逐渐从“交际工具”退化为“象征性/仪式性符号”，仅在特定场合（如节日问候祖辈）中作为一种文化表演而存在。

传承动力与阻力并存，部分家长出于功利主义考量，担心方言口音影响孩子在主流社会的融入及教育表现，因此在家庭中主动减少方言输入。仍有部分家庭将方言视为连接故乡的情感纽带，有意识地通过家庭语言政策维系方言传承，以强化后代的族群文化认同。

社区与社会网络圈层：在超越家庭的社会公共领域，内蒙古方言的使用呈现出“场景化”与“边缘化”并存的特征。中活力社交场景：在同乡聚会、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那达慕节庆、婚丧嫁娶等民俗仪式中，方言仍是重要的社交黏合剂和身份标识。此外，在宗教场域（如寺庙或家庭佛龛前的祈祷）及与来自内蒙古的僧侣交流时，方言因其传统韵味而被优先使用。

公共领域的失语：在蒙古国的官方机构、学校教育及主流媒体等正式公共空间中，内蒙古方言几乎处于完全失语状态，被严格限制在私人生活领域。

3.5 公共场域与跨境互动

在蒙古国的语言生态系统中，喀尔喀方言作为官方标准语，在公共行政、教育体系及主流媒体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内蒙古方言使用者在社会交往中呈现出明显的“双层语言能力”。在家庭、同乡聚会等私人领域，他们坚守内蒙古方言以维系族群边界；而在政府办公、职场社交等正式公共场合，则必须切换至喀尔喀方言或国家通用语，以获得社会认同和生存资源。

随着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两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互动日益频繁。这一方面为内蒙古方言群体提供了更多展示与交流的平台，增强了其文化自信；但另一方面，这种交流往往伴随着“语言规范化”的压力，即在正式的跨境合作中，双方为了消除隔阂，往往倾向于使用更接近书面语的标准喀尔喀或规范蒙古语，这在无形中进一步压缩了内蒙古方言的使用空间。

4 蒙古国境内内蒙古方言的发展趋势

蒙古国计划于2025年全面恢复使用传统蒙文（回鹘式蒙文），这一政策调整对与内蒙古方言同源的蒙古语使用者具有重要意义。传统蒙文的重新启用将有助于蒙古国与内蒙古在书面语层面实现直接对接，显著降低因文字体系不同而产生的交流隔阂。

4.1 数字化推动下的传播与功能扩展

在数字技术与网络平台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蒙古国境内的内蒙古方言迎来了传播方式革新与功能拓展的新机遇。

短视频、直播、线上语言社群等新型传播渠道打破了传统地域限制，使方言能够在更广泛的群体中传播，尤其在年轻使用者中获得新的活力。这些平台不仅扩大了方言的使用场景，也增强了方言的可见度与影响力。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为方言的保存与传承提供了重要支撑。

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内蒙古方言在蒙古国境内将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方言的传播效率将进一步提高，使用空间不断拓展，保护与传承方式也将更加多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社会力量与技术平台的协同作用将不断增强，推动内蒙古方言在数字时代实现新的发展与繁荣。

4.2 保护与传承并重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4.2.1 政策引导下的制度化保护不断加强

在蒙古国恢复传统蒙文的政策背景下，政府、学术机构与民间社群对方言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政府通过设立专项保护基金、开展系统的方言普查与建档、支持本土化教材编写等方式，为方言保护提供制度性保障。同时，学术机构在方言记录、研究与理论构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方言的文化遗产价值得到更系统的呈现。这些举措共同推动内蒙古方言在蒙古国境内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保护轨道。

4.2.2 社会参与推动传承实践日益活跃

随着社会对方言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民间社群、文化团体与地方组织逐渐成为方言传承的重要力量。通过举办方言文化节、语言工作坊、社区课堂、民俗活动等多种形式，方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场景得到拓展，方言使用者的文化认同与传承意识也被有效激发。

5 结语

本文首先梳理了该方言的历史形成与文化背景，指出它是蒙汉民族长期交往的产物，其形成与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的地缘历史、民族迁徙及文化深度互动紧密相关。

其次，文章分析了该方言的文化生态现状，通过考察它在牧区、城镇等不同区域的分布特征，以及与蒙古国本土方言、其他方言和汉语的接触与使用差异，揭示了它在多元语言环境中的独特生存状态。旨在为跨境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跨文化交流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从而丰富跨境语言文化研究的学术图景。

参考文献

- [1] 曹道巴特尔，蒙汉历史接触与蒙古语言文化变迁[M]，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5月。
- [2] 额尔登巴特尔，蒙古婆罗米文和慧斯陶勒盖碑文研究[M]，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社，2023年1月。
- [3] 席红英，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蒙古语语言生态环境调查[J]，中国蒙古学，2020年4月。
- [4] 哈斯额尔敦，科尔沁左翼中旗蒙古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M]，商务印书馆，2012年8月。
- [5] Gegentuu Baioud. The crisis - events and reassembled ethnolinguistic - cum - environmentalist subjects in Inner Mongolia[J]. Central Asian Survey, 2025年4月3日。